

繪像全圖第六才子

九

七

全蜀像全圖第

六才子

王实甫著

增像第六才子書序

原夫鏤月裁雲卓吾興化工之歎驚心動魄聖歎有才子之稱
發作者之巧睛點僧繇傳崔徽之真毫添頤愷豈謂講學不言
性而言情若共論文亦中規而中矩訛綺語閒情之賦寘識風
詩悟秋波臨去之詞方知禪義是不獨緣公小部聲聲花外之
傳紅豆妖姬粒粒酒邊之記而已也因以三餘縮之短本珍藏
懷衆敢云徑寸之珠佐以文房還共吉光之羽扁舟選勝載同
文蛤香螺蠟屐探幽攜並錦囊奇句娛騷人之目祇須略略頻
彈醉韻士之心不啻堂堂作唱幸等之左國莊史觀書掀天蓋
地之才毋徒因月露風雲求之試字偷聲之未

光緒三十一年仲秋上漸鎮江王浩題

披一品衣持九叶拂

吾玄以名之名

之曰洪均之

壹篇

老夫人



故相之子名以
歡喜不識不知

是謂大體

歡郎



如并州剪如袁家梨
其秀在骨可兒可兒

紅娘



是多情是無情
無情之情乃是
真情此之謂痴情

崔鶯鶯



人重張生之補過魯薄

張生之文過與其文

過不如逐過佛說

罪過罪過

張君端

抱琴空負笈從

相期踏長安

之月也廻餐

蒲寺之風

琴童



欵做周方偏達大

道場未散時

手頭敲破

法聰

佛法何事方
便第一吾
謂長老
是善知識

法本



軍來自天寇逃

無地

將軍之威乃及

伉儷

杜將軍

為般生出死力亦
是為佛善提出
死力惠以曰

你說你說

惠明



歸妹睽孤侄從其
姑冠張之弧而
棄其家

鄭恆



其名則婦其形則

亂苟不向張生

大言曰我欲

玉女

孫和佛



增像第六才子書目錄

卷之首

序一曰慟哭古人

讀西廂記法

會真記

卷之一 第一之四章

驚豔

借廂

酬韻

闌齋

卷之二

第二之四章

請晏

頬婚

琴心

卷之三

第三之四章

鬧簡

頬簡

後候

卷之四

第四之四章

撈蟹

哭晏

驚夢

卷之五

續之四章

猜寄

爭艤

榮歸

捷報

酬簡

前候

繪圖第六才子書卷之首

序一曰勸哭古人。

或問於聖歎曰。西廂記何為而批之刻之也。聖歎悄然動容起立而對曰。孽。我亦不知其狀。然而於我心則誠不能以自己也。今夫浩蕩大劫。自初迄今。我則不知其有幾萬萬年月也。幾萬萬年月。皆如水逝雲卷風馳雷掣。無不盡去。而至於今年。今月。而暫有我。此暫有之。我又未嘗不水逝雲卷風馳雷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猶尚暫有於此。幸而猶尚暫有於此。則我將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我比者亦嘗欲有所為。既而思之。且未論我之果得為與不得為。亦未論為之果得成與不得成就。使為之而果得為。乃至為之而果得成。是其所為與所成。則有不水逝雲卷風馳雷掣而盡去耶。夫未為之而欲為。既為之而盡去。我甚矣。豈欲有所為之無益也。然則我殆無所欲為也。夫心誠無所欲為。則又何不疾作水逝雲卷風馳雷掣。傾刻盡去。而又自以猶尚暫有為大幸甚也。甚矣。我之無法而作消遣也。細思我今日之如是無奈。彼古之人。獨不曾先我而如是無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之立之者。不可以數計矣。夫古之人之坐於斯。立於斯。必猶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見有我不見古人。彼古人之在時。豈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無奈。故遂不復言之也。此真不致憾於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應永在。脫不能爾。便應勿生。如之何本無有我。我又未嘗哀哀然汚之曰。爾必生我。而無端而忽然生我。無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無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無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聞聲感心。多有悲哀嗟。

乎嗟乎。我真不知何處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豈不同此一副眼淚。同
欲失聲大哭乎哉。乃古人則且有大過於我十倍之才與識矣。彼謂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
無奈也。欲其無生或非天地既為天地安得不生。是則誠然有之。而遂謂
天地乃適生我。此豈理之當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為誰也。芸芸之被天地
生也。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為誰也。必謂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則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
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自以為我。則是天地反當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誰屬也。夫天
地真未嘗生我而生而適然。是我是則我亦聽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適然。是我而天地終亦
未嘗生我。是則我亦聽其逝雲卷風馳雷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聽其生。後聽其去。而無所
於惜。是則於其中間幸而猶尚暫在我。亦於無法作消遣中隨意自作消遣而已。得如諸葛公
之躬耕南陽。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顧折腰。飄然逼來。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既而又為
三旬九食。飢寒所驅。叩門無辭。至圖冥報。亦可也。又一消遣法也。天子約為婚姻。百官出其門
下。堂上建牙吹角。堂後品竹彈絲。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麥一餐。樹下冰霜一宿。說經四
萬八千度。入恒河沙數可也。亦一消遣法也。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後。又
非我也。然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我何不云。何且我而
猶望其是我也。我決不可以有少悞我。而既已決非我矣。我如之何。不聽其或悞乃至或大悞。
耶。悞而欲以非我者為我。此固悞也。然而非我者。則自悞也。非我之悞也。又悞而欲以此我作

諸鄭重極盡保護。至於不免呻吟啼哭。此固大悞也。然而非我者。則是大悞也。非我之大悞也。又悞而至欲以此我窮憇極慮。長留痕迹。千秋萬世傳道不歇。此固大悞之大悞也。然而總之。非我者。則自大悞大悞也。非我之大悞大悞也。既已悟其如此。於是而以我者之日月。悞而任我之唐喪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悞而供我之揮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悞為我摩。非我者之腹。以非我者之右手。誤為我撫。非我者之鬚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聽之。非我者聽之。我足之踏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踏而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碗我不知其為何物也。既已同謂之碗矣。我亦謂之碗可也。墨我不知其為何物也。筆我不知其為何物也。紙我不知其為何物也。手我不知其為何物也。心思我不知其為何物也。既已同謂之云云矣。我亦謂之云云可也。窗明几淨。此何處也。人曰。此處我亦謂之此處也。風清日朗。此何日也。人曰。今日我亦謂之今日也。蜂穿窗而忽至。蟻緣檻而徐行。我不能蜂。蟻。蜂。蟻。亦不知我。我今日而暫在斯峰。蟻亦暫在我傍。忽而為古人。則是此蜂亦遂為古蜂。此蟻亦遂為古蟻也。我今日天清日朗。窗明几淨。筆良碗。精心撰手寫。伏承蜂蟻來相照證。此不世之奇緣。難得之勝樂也。若後之人之讀我今日之文。則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時。又有此蜂與此蟻。他夫後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與此蟻。然則後之人竟不能知我之今日之有此我也。後之人之讀我之文者。我則已知之耳。其亦無奈水逝雲卷。風馳電掣。固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爾。後之人之讀我之文。即使其心無所不得已。不用作消遣。然則我終知之耳。是其終亦無奈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者耳。我自深悟夫悞亦消遣法也。不悞亦消遣法也。不誤不妨仍。

誤亦消遣法也。是以如是其刻苦也。刻苦也者。欲其精妙也。欲其精妙也者。我之孟浪也。我之孟浪也者。我既了悟也。我既了悟也者。我本無謂也。我本無謂也者。仍即我之消遣也。我要計後之人之知有我與不知有我也。差乎是則古人十倍於我之才識也。我欲慟哭之。我又不知其為誰也。我是以與之批之刻之也。我與之批之刻之以代慟哭之也。夫我之慟哭古人。則非慟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序二曰留贈後人

前乎我者為古人。後乎我者為後人。古人之與後人。則皆同乎。曰皆同。古之人不見我。後之人亦不見我。既已皆不見。則皆屬無親。是以謂之皆同也。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見我矣。我乃無目而不思之。後之人亦不見我。我則殊未嘗或一思之也。觀於我之無目不思古人。則知後之人之思我必也。觀於我之殊未嘗或一思及後人。則知古之人之不思我。此其明驗也。如是則古人與後人。又皆不同。蓋古之人非惟不見。又復不思。是則真可謂之無親。若夫後之人之雖不見我。而大思我。其不見我。非後人之罪也。不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後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謂之無親也。是不可以無所贈之。而我則將如之何。其贈之後。之人必好讀書。讀書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書。所以得讀者也。我請得為光明以照耀其書。而即以為贈之。則如日月之既有之。而我又不能以其身為之膏油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讀書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而不來。忽而不去。此讀書而喜。則此讀之令彼聽之。此讀書而疑。則彼讀之令此聽之。既而並讀之。並聽之。既而並坐不讀。又大歡笑之者也。我請

得為友。生並坐並讀。並聽並笑。而以為贈之。則如我之在時。後人既未及來。至於後人來時。我又不復還在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名山大河。奇樹妙花者。其胸中所讀之萬卷之書之副本也。於讀書之時。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對奇樹。如拈妙花焉。如入名山泛大河。對奇樹拈妙花之時。如入讀其胸中之書焉。後之人既好讀書。又好友。生則必好於好香。好茶。好酒。好藥。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者。讀書之暇。隨意消遣。用以宣導。沉滯。發越。清明。鼓盞中。和補助榮華之必資也。我請得化身百億。既為名山大河。奇樹妙花。又為好香。好茶。好酒。好藥。而以為贈之。則如我自化身於後人之前。而後人乃初不知此之為我之所化也。可奈何。後之人既好讀書。必又好其知心青衣。知心青衣者。所以霜晨雨夜。侍立於側。異身同室。並與齊住者也。我請得轉我後身。便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於側。而以為贈之。則如可以龍肝。又可以蟲臂。偉哉造化。且不知彼將我其奚適也。可奈何。無已。則請有說。於此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者。擇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於其間者。夫世間之一物。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者。則必書也。夫世間之書。其力必能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於其間者。則我今日。至於後世。而世至今。猶未能以知之。而我適能盡智竭力。絲毫可以得當於其間者。則我今日。所批之西廂記也。夫我今日所批之西廂記。我則真為後之人思我。而我無以贈之。故不得已而出於斯也。我真知作西廂記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設其果如是。謂之今日始。

見西廂記可設其果不如是謂之前日久見西廂記今日又別見聖歎西廂記可總之我自欲與後人少作週旋我實何曾為彼古人致其矻矻之力也哉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首

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

一。有人來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日後定墮拔舌地獄。何也。西廂記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從有此天地。他中間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出來。是他天地直會自己虧空結撰。而出。若定要說是一個人做出來。聖嘆便說此一個人。即是天地現身。

二。西廂記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今後若有人說是妙文。有人說是淫書。聖嘆都不與做理會。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

三人說西廂記是淫書。他止為中間有此一事耳。細思此一事。何日無之。何地無之。不成天地中間有此一事。便廢卻天地耶。細思此身自何而來。便廢卻此身耶。一部書有如許纏綿洋洋無數文字。便須看其如許纏綿洋洋是何文字。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開。如何捏聚。何處公行。何處偷過。何處慢搖。何處飛渡。至於此一事。直須高閣起不復道。

四。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只須打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從幼學上冬烘先生之言。一入於耳。便牢在心。他其實不曾眼見西廂記。摸之還是冤苦。

五。若眼見西廂記了。又說是淫書。此人則應摸乎。曰摸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當時造西廂記時。原發願不肯與他讀。他今日果然不讀。

六。若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有大功德。何也。當初造西廂時。發願只與後世錦繡才子共讀。曾不許販夫皂隸也來讀。今若不是此人擅舉持臂拍橈撻牀罵是淫書時。其勢必至無人不讀。